

〔英〕多丽丝·莱辛 著

又来了，爱情

瞿世镜 杨晴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英」多丽丝·莱辛 著 瞿世镜 杨晴 译

又来了，爱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又来了, 爱情 / (英) 莱辛(Lessing, D.)著; 瞿世镜, 杨晴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11 (2008. 3 重印)

书名原文: Love, Again

ISBN 978-7-5327-4424-4

I. 又... II. ①莱... ②瞿... ③杨...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 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2159 号

Copyright 1995 by Doris Lessing.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JONATHAN CLOWES,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1999—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字: 09-1997-173 号

又来了, 爱情 [英] 莱辛 / 著 瞿世镜, 杨晴译 /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200001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江杨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67,000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17,101-22,200 册

ISBN 978-7-5327-4424-4/I · 2492

定价: 2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T: 021-56834427

人道主义者莱辛(代序)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年10月22日生于波斯(现称伊朗)卡曼沙,其父阿尔弗雷德·库克·泰勒原任银行职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了英国军官,负伤后失去一条腿。照看他的护士莫德·希斯特·麦克维与他相爱而结婚,多丽丝是他们的长女。她五岁时,全家迁居非洲南罗德西亚(现称津巴布韦),弟弟哈里至今仍在当地生活。战争毁灭了泰勒的前途和信念,使他沉溺于幻想之中,他的农场严重亏损,把全家引向厄运。这一切在多丽丝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由于患眼疾,她十四岁辍学,回家自修。十六岁时,她到电话公司担任接线员,此后又当过保姆和打字员。童年的困苦生活,为她的文学生涯提供了某种准备。据她自述:“我所熟悉的那些作家,或者我曾读到过他们生平事迹的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点:一个紧张压抑的童年。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必然是一种不幸福的童年生活,而是指那些孩子们很早就被迫获得了自我意识,不得不学会如何去观察成年人,去估量他们,去理解他们心中的真实想法,而这些想法与他们嘴里所说的显然有所不同。那些不断注意观察每一个人的孩子——他们已经获得了最佳的初步训练。”^①这种来自生活的自我意识和观察能力,又由于刻苦自学而得到了强化。在孤独而早熟的童年,她阅读了大量19世纪欧洲文学名著,这使她不仅敏于观察,而且获得了一种清晰的批判眼光,善于透过表

象抓住本质。多丽丝自学了打字和速记,成为罗得西亚议会秘书,在1947年又当了南非《卫报》记者,这些工作拓宽了她的视野,并且加深了她对于各种社会问题的了解。1939年,多丽丝与弗兰克·威士顿(Frank Wisdom)结婚,他后来升任沙士伯里(Salisbury)高等法院法官。他们生了两个孩子,于四年后离婚。多丽丝同情被压迫的人们,痛恨社会的不公正,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共产党。1945年,她与带有犹太血统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戈特弗里德结婚。两年之后,婚姻破裂。戈特弗里德去了东德,后来当了驻乌干达大使。多丽丝带着他们俩所生的孩子彼得和她第一部小说的手稿,回到了英国。虽然已经离异,她的姓氏仍冠以夫姓——莱辛。

莱辛在英国成了专业作家,她的小说创作大致上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以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自由平等的社会政治斗争为题材,采用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手法。这个时期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野草在歌唱》(1950)和一系列以非洲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第二个时期以现代妇女所面临的困境和她们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为题材,在艺术形式技巧上进行了大胆实验,并且试图揭示人物心理活动更深层次。这个时期的作品包括著名五部曲《暴力的儿女们》(1952—1969,卷一:玛莎·奎斯特;卷二:恰当的婚姻;卷三:风暴余波;卷四:死胡同;卷五:四门之城)以及脍炙人口的《金色笔记》(1962),《黑暗之前的夏天》(1973)。第三个时期包括《幸存者的回忆》(1974)和系列小说《南船星系中的老人星座》(1979—1983),这些作品用寓言、幻想的形式,来显示人类所面临的危机,并且预言世界的未来。最后一个时期又回到

① 克里斯多弗·比格斯比:《多丽丝·莱辛》,书屋出版社,1988。

现实主义叙事风格，然而文风更为简洁，题材也相对地比较狭窄。这个时期的作品包括《简·索默斯日记》(1984)，《好恐怖分子》(1985)，《第五个孩子》(1988)，以及您正在阅读的这部小说《又来了，爱情》(1995)。以上分期，不过是标出一个大致上的发展过程。由于她的小说风格和题材有时出现前后相互穿插的情况，分期年代难以具体界定。莱辛著作等身，在这篇序言中不能一一详细论述，只能简单介绍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借一斑而窥全豹，使读者了解莱辛小说创作的概貌。

英国是最早发展资本主义并且对殖民地进行残酷掠夺的国家。大英帝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殖民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殖民帝国大厦摇摇欲坠，但英国人仍无法忘情于昔日的帝国美梦。莱辛从非洲带回英国的小说手稿《野草在歌唱》于1950年正式出版，在五个月内再版了七次。此书在当时确有振聋发聩作用。作者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笔触，揭示了帝国内部真相，让人们看清殖民掠夺和种族歧视的丑恶本质，从而对英帝国现状有了清醒认识。

小说开端是一起血腥谋杀案：农场主迭克·特纳之妻玛丽·特纳被黑人男仆摩西斯刺杀。警方原本认为这是谋财害命案件。后来真相大白，人们不禁为之愕然。女主人公玛丽是位清纯少女，怀着“走向自然”美梦嫁给迭克。他为了养家糊口，每日早出晚归，留下家中娇妻在孤寂之中面对黑人奴仆。出于白人种族优越感，她成了严厉主妇，黑种用人不堪虐待，一一离去。最后迭克叫黑人壮汉摩西斯充当男仆。玛丽曾经鞭打过他，深恐他有报复之心，但他却非常勤劳驯服。一日清晨，玛丽撞见摩西斯在沐浴，心情难以平静。在这一瞬间，她只感到男人对于女人的性吸引力，黑白主仆区分“都被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打消了”。玛丽和

他有了私情，又深知这种关系为殖民社会种族歧视准则所不容。前来接管农场的英国青年马斯顿发觉玛丽与摩西斯偷情，愤怒地斥责他滚开。玛丽也违心地随着马斯顿喝斥摩西斯。这燃起了他心中的复仇怒火。摩西斯在深夜潜入特纳住宅，玛丽在阳台上看见了他，上前恳求他原谅。但她尚未启齿，复仇利刃已高高举起。玛丽之死向人们发出警告：要消除这种悲剧，只有彻底消灭殖民主义。摩西斯心地善良，他不计较玛丽的鞭挞。然而当玛丽忽视他作为人的尊严时，他就忍无可忍而陡起杀心。玛丽死后他并不逃走，而是挺身受刑。他那质朴、善良、勇敢、坚定的品质，使白人自愧弗如。对于殖民者和被压迫者，莱辛爱憎分明，毫不含糊。

《金色笔记》剖析了一位当代女性的精神世界。它摄取女主人公安娜·沃尔夫生活中的主要事件加以剖析对比，使读者在安娜各个思想层面的交替显现之中，逐步透视到她内心深处，从而对当代西方社会女性生存困境获得较为透彻的认识。此书引起了巨大的世界性反响。由于它深入探讨了当代女性自我认识、自我解放的道路，备受各国女权主义者青睐，被誉为西蒙·波娃女权主义宣言《第二性》的姊妹篇。批评家们一致公认这是莱辛的代表作，也是当代世界文学经典作品之一，因为它把人物心理分析、社会政治批评、小说形式实验三者熔于一炉，以思想深度和审美价值而论，均非一般作品所能媲美。

此书是莱辛婚姻生活、政治活动、文学创作多重危机的产物。它探讨了在英国独立生活的一位女作家安娜·沃尔夫所面临的个人、婚姻、政治、社会诸方面的问题。沃尔夫试图通过小说艺术来表现整个时代的生活。她和莱辛一样，在一个父权、夫权社会中奋斗拼搏，不得不面对多重挑战。莱辛特别关注有创造力

的知识女性在当代西方社会中进退维谷的困境。此书结构别出心裁,异常独特。整部小说由两大板块构成。第一板块是女主人公安娜·沃尔夫所创作的短篇小说《自由女性》。第二板块是安娜所写黑、红、黄、蓝四种颜色笔记本:黑色笔记本记录安娜在非洲的经历;红色笔记本记录安娜参加共产党政治活动;黄色笔记本是安娜根据本人经历在编写小说;蓝色笔记本是安娜日记,呈现了她寻求自由一再失败后的心理状态。这两大板块一律被锯成四段,相应段落组合在一起,形成四个部分。在《自由女性》第一段之后,是黑、红、黄、蓝四种笔记。在《自由女性》第二段之后,四种笔记又依原来次序出现。这种组合模式重复了四次。然后出现了金色笔记。最后是安娜短篇小说《自由女性》的尾声,这也就是莱辛这部杰作的结局。读者拿起这部小说,觉得布局凌乱,似乎难以卒读。等他们从心烦意乱感觉中平静下来,就会发觉此书可有两种读法。第一种是按原书页码顺序,从头至尾阅读。第二种是把《自由女性》及五种颜色笔记本作为六个独立部分来阅读,即按各自独立线索把原书分割的部分连缀起来,分头阅读。而且最好把两种方法各用一次。尽管多花了一点工夫,读者们决不会白费心血。在读懂此书之后,人们就会发觉:莱辛采用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断片组合结构,决非标新立异、故弄玄虚,而是为了涵盖广阔的生活层面,揭示深刻的人生底蕴。

令人深思的是,莱辛本人矢口否认此书是在宣扬女权主义。她指出:

“我觉得妇女解放运动不会取得多大成就,原因并不在于这个运动的目的有什么错误之处,而是因为我们耳闻目睹的、社会上的政治大动荡已经把世界组合成一个新格局:等到我们取得胜利时——假如能胜利的话,妇女解放运动的目标也许会显得

微乎其微，离奇古怪。”

既然作者本人否定了女权主义，此书主旨究竟何在？莱辛在序言中提供了线索：

“人们相互之间都可以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因为他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引起思考，相互促成各自的行动。总之，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他们是一个整体。”

“安娜在《自由女性》一书中说：‘束缚与自由，善与恶，肯定与否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性与爱情’。她说出了一个主题思想。”

由此可见，莱辛认为：人和事物都一分为二，两个部分对立统一，它们结合成一个整体，整个世界就是矛盾对立统一的整体。这是一种辩证的世界观。莱辛在序言中说，她要全面描绘“整个时代”。然而，这又是一个“一切都在碎裂的时代……自从在广岛投下原子弹后，世界就开始四分五裂了”。在这时代中生活的人，也分裂了。安娜觉得存在着相互渗透的“两个安娜”。安娜所写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埃拉，也觉得自己裂成了碎片。世界和人的整体性，都已不复存在。

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由之中有束缚，束缚之中有自由。两者结为整体，谁也无法真正摆脱对方。自由女性试图摆脱家庭束缚，这是一种大胆实验。但它是片面的。因此安娜最后还是想再找个男子成家，向对立统一的整体性复归。但是，在一个分裂的时代，整体性已经消失，她已无从复归。在此书第一页上，安娜一出场就冲着女友莫莉说：“我看问题的关键，是一切都乱了套。”在一个混乱的、分裂成碎片的世界里，无论是寻求自由独立，还是寻求复归整体，都是缘木求鱼。这不仅是女性的危机，也是自由的危机、信仰的危机、社会的危机、世界整体性的危

机。这就是西方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时代难题，这就是他们心目中所感受到的文化困境。莱辛在这部小说中，深刻地揭示了西方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态、生存困境、生存前景。在这幅四分五裂的灾难性图景之前，女性的特殊困境被凸现出来。离开了社会总体矛盾的解决，妇女问题无从解决。与社会解放总体目标相比，妇女解放运动目标就“显得微乎其微”。莱辛所要着力描绘的是“整个时代”，妇女问题不过是其中一个突出部分罢了。这就是莱辛比那些把妇女问题孤立起来的女权主义者们棋高一着之处。正是辩证思维的整体观，使她避免陷入女权主义的片面性。

莱辛在 70 年代末开始发表太空系列小说《南船星系中的老人星座：档案》，这个系列包括五部小说：《关于沦为殖民地的 5 号行星——什卡斯塔》（1979），《3、4、5 区间的联姻》（1980），《天狼星试验》（1981），《8 号行星代表的产生》（1982），《伏令王国中多愁善感的使者们》（1983）。莱辛在《什卡斯塔》序言中说，如果你读《旧约》、《新约》、《佛经》或《可兰经》，就会发现一个连续的故事。这些宗教有共同思想，其中之一就是世界末日战争或对未来的启示。她试图发展这个思想，并称之为“空间小说”。她从往昔习惯中解脱出来，进入更为自由的创作天地，有了更广阔的题材和更丰富的可能性。她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在其中，“行星的命运不过是巨大的银河帝国中相互对立、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宇宙进化中的一些片段，遑论渺小的个人命运”。整个故事在广袤无垠的外层空间徐徐展开，宇宙档案学家们在不动声色地整理着大量文件、日记、报告、历史档案。他们把地球上人类的历史作为宇宙发展史中一个片段来考察，冷静而客观地记录了人类向着环境污染、战争、灾荒、饥饿和毁灭发展的可悲过程。

莱辛从宇宙空间中不同视角来观察地球：善良的老人星座

外星人把地球称为“什卡斯塔”，其含义是“被分裂、被破坏的地方”；科技发达的天狼星座外星人却把地球叫作“罗汉达”，意思是“美丽的星球”。有人指责莱辛缺乏前后连贯、坚定不移的立场，认为她在《野草在歌唱》中有反殖民主义倾向，在空间系列小说《档案》中却讴歌殖民主义。^①这或许是对莱辛的一种误解。在《3、4、5 区间的联姻》中，第 3 区科学发达，经济繁荣，似乎是在影射工业发达的第一世界西方国家。第 4 区似乎是指发展滞后的第三世界东方国家。联姻是指第 3 区女王爱尔-伊思奉“供养者”神谕，下嫁第 4 区国王本·阿塔。这桩婚姻导致两种文明的相互渗透。爱尔-伊思运用第 3 区先进的科技文明，为第 4 区设计了社会发展改革蓝图。一些西方学者据此认为，莱辛是站在欧洲中心论和白人种族优越感立场，宣扬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统治和改造。这种观点是不公允的。因为爱尔-伊思嫁给本·阿塔之后，不仅看到了第 4 区的落后之处，也通过对比反思醒悟到第 3 区的腐朽奢靡，从而意识到第 4 区更接近于自然，也有值得第 3 区学习之处。莱辛不是站在鄙视东方的西方殖民者立场，而是坚持一种“相互对立、相互联系”的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她不主张西方掠夺压迫东方，引起东方报复反抗。她的理想是两种文明联姻互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莱辛在写早期现实主义小说之时，由于书中情节与本人命运血肉相连，因此十分投入，十分动情，感到情绪紧张而心情痛苦。这次采用了远距离超脱视角，写得十分轻松自如。然而，不论她如何转换视角，读者仍然感觉到她对于人类命运的深切关

① 洛·萨奇：《莱辛与非定点性》，刊载于卡普兰与罗斯主编论文集《多丽丝·莱辛》，俄亥俄大学版，1988。

怀和对于世界未来的诸多忧虑。她将小说实验与传统叙事相结合,熔宗教、历史、科学、政治、神话、寓言于一炉,从多元视角来探索人类经历,揭示出隐藏在人们心底的欲望、需求、梦想和希望。因此,这套空间系列小说受到西方知识界读者的欢迎。莱辛走上这样的创作道路,并非仅仅是由于受到伊斯兰教泛神论和神秘主义的影响。她本人的生活经历,也使他怀疑在直觉和理性、意识与潜意识、疯狂与清醒、虚构与真实之间,究竟是否具有绝对的分界线。后来她和菲利浦·格拉斯合作,把《8号行星代表的产生》改编成一出“空间歌剧”。

莱辛以汪洋恣肆的笔调写下了五大卷宇宙空间小说之后,又返回到现实主义风格,但已不复有青年时代的激情,文字更加简约质朴。《又来了,爱情》(love, again, 1995)体现了她这个时期的创作风格。此书结构并不复杂,有两条平行的叙事线索。在19世纪,拉丁美洲马蒂尼克岛是法国殖民地。法国殖民者种植园主韦龙先生和他的混血儿情妇生了一个私生女,取名朱莉·韦龙,并且让她接受良好的教育。这位才貌双全的姑娘吸引了不少追求者,她爱上了年轻英俊的法国军官保罗。保罗带朱莉回到法国,把她安置在小镇附近森林石屋中。然而,这种“超越常规”的爱情为保罗的家族所不容。在家长和社会压力下,保罗随军远征,朱莉第一次尝到劳燕分飞的痛苦。保罗回国之后,被迫娶了一位门当户对的姑娘为妻。心碎的朱莉在爱情创伤逐渐平复之后,又深深地陷入了情网。这一次,她爱上了当地名门望族罗斯唐家的公子雷米。他们两情相悦,如胶似漆。然而,雷米最后也屈服于社会偏见,由于门第不当而舍弃了朱莉,她所生婴儿也夭折了。这苦命的姑娘在森林中隐居,依靠自己的才艺,给附近富家小姐们教授音乐和绘画,维持清贫的生活,并且在日记中记录

了她内心的痛苦体验。虽然屡受打击，朱莉依然年轻而美丽。一位可尊敬的长者向她求婚，他是承印朱莉乐谱和绘画的印刷铺老板。在婚礼前夕，朱莉突然投水自尽，没有留下遗书说明自杀原因。或许她是不愿、也不敢再承受一次被爱人抛弃的痛苦经历。她的祖母是马蒂尼克岛土著姑娘，她母亲是混血儿，她们和白人恋爱，都只有孩子而没有婚姻，白人男子对她们的态度都是“始乱而终弃”。在命运之神一再残酷播弄之下，朱莉已不复相信自己会有爱的希望和爱的权利。而没有爱情的生活，实在不堪忍受。或许她因此才毅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数十年后，朱莉遗留的乐谱被罗斯唐家后代发现，在音乐会上公演，引起了轰动。她的日记和绘画也公开出版了。于是她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

青鸟剧团的团长兼编剧萨拉·德拉姆把朱莉·韦龙的事迹编写成剧本，准备上演。在排练过程中，编剧、导演和演员在感情上掀起了微妙波澜，纷纷卷入爱情漩涡，这就构成了此书另一条叙事线索。这条叙事线索的女主人公萨拉当了三十年寡妇，独守空房二十余载。她的子女均已成年，远在异国他乡。她每年下乡探望母亲几次，但是缺乏感情沟通。她在伦敦的唯一亲人是弟弟哈尔，她对他绝无好感，敬而远之。哈尔的女儿乔伊斯吸毒成瘾，与妓女们鬼混，成为她难以摆脱的包袱。萨拉经过多年艰苦奋斗，事业上有所成就，但是感情上却无所依归。在排演《朱莉·韦龙》时，她出乎意料地重新被感情纠葛所困扰，突然袭来的爱情风暴，破坏了她平静的生活。与萨拉合作的另一位编剧斯蒂芬，是位爱好文艺的乡绅，他妻子有同性恋癖，因此家庭生活很不幸。他成为早已亡故的剧中人朱莉·韦龙的狂热崇拜者，并且因此而爱上了在舞台上成功地演绎了朱莉这个角色的青年女演员。由于年龄差距，他的热恋不可能得到回报，他终于绝望自杀。

斯蒂芬经常向萨拉倾诉内心的苦闷,使萨拉有同病相怜之感。饰演朱莉第一位爱人保罗的男主角比尔才二十八岁,充满着青春活力,他向萨拉大献殷勤。萨拉自知年岁不当,竭力克制自己的欲望和妒忌。三十八岁的美国导演亨利与萨拉相互倾慕、彼此吸引。萨拉拼命把持住自己,始终方寸不乱,而亨利也忠实于他的妻子。萨拉和亨利之间的关系,仅仅停留于精神恋爱而没有发展成为世俗意义的婚外恋情。饰演朱莉第二位恋人雷米的男演员安德鲁,也被萨拉的内在魅力所吸引,她成功地避开了这第三次诱惑。萨拉虽然没有和这些男人肌肤相亲,但是她在精神上感受的挫折和创伤却是剧烈、深刻而持久的。在小说结尾部分,莱辛以大量篇幅描绘了萨拉对亨利欲爱不能、弃之难舍的矛盾心情。

两条叙事线索在整部小说中相互渗透,互相烘托。朱莉貌若天仙、性格高洁、才艺卓绝、趣味高雅,使男人们无可抗拒地拜倒在她石榴裙下。她是爱和美的化身。然而她的出身门第注定了她难以消受爱情幸福。她被残酷地剥夺了爱和被爱的权利。萨拉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个性坚强、富有魅力。她仍然像年轻人一样有强烈的爱情渴望。但是由于年龄关系,她也被剥夺了爱和被爱的权利。在莱辛的心目中,男女之间的爱情和结合,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是一种追求“复归整体”的人生基本权利。然而,有些人却被剥夺了这最基本的人权。为了维护这最基本的权利,莱辛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发出了痛切的呼吁。莱辛在她各个时期的作品中,不断地为处于边缘地位的有色人种、女性、老人、弱者的权利呼吁,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睿智的辩证思维方法,始终贯穿在她整个创作生涯之中。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此书标题中的爱情一词使用了英语小写字母,反映出女主人公对于爱情可望而不可即、万般无奈的心情。

1994年,纽约哈泼·柯林斯出版社发行了莱辛自传第一卷《在我皮肤底下》,记述了她的前半生经历,是极有价值的研究资料。莱辛思想倾向中重要方面之一,是她早期在南非参加反殖民主义政治斗争,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入了共产党。这使她对西方社会获得一种批判眼光,对事物发展采取辩证观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秘密报告公开之后,她愤怒脱党,是用行动来抗议党内不正常情况,并不足以说明她背离共产主义理想。她入党和脱党,都是为了寻求正义。她在《退回到天真无知》(1956)一书中,充分表明了其政治观念。她曾阅读精神分析学派著作,因此她在第二个创作时期中,对书中人物作深层心理、变态心理分析,试图揭示人们行为内在动机。在60年代,她对伊斯兰教泛神论神秘主义著作产生极大兴趣。^①这对于她第三时期创作有一定影响。在苏军入侵阿富汗期间,她虽已年逾古稀,还亲自去考察当地难民营,发表《风儿吹走了我们的话》(1987),支持阿富汗民族独立斗争。她向往正义、公平、自由,密切关注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反对殖民主义、主张妇女解放、预言人类未来、捍卫弱者权利,是她小说创作的一贯主题。她认为,小说应该是反映社会紧迫问题的政治性文学形式。在她看来,作家的任务是提出问题,启发读者用不同方式去思考。她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给读者以暴风雨般的文学震荡。她用了毕生时间和精力,来思考当前社会问题和人类未来前景,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保持高度敏感。

在《一个小小的个人声音》(1959)这篇著名论文中,她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她对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司汤达、陀思妥耶

^① 托马斯·弗里克:《多丽丝·莱辛访问记》,《巴黎评论》1998年春季号。

夫斯基等 19 世纪文学大师极为推崇,认为他们的作品体现了一种热爱人民、给被压迫者以同情和温暖的人道主义传统,我们当今的时代,仍然需要这种传统。毫无疑问,莱辛本人就是这种伟大传统的继承者之一。莱辛不是女权主义者也不是男权主义者,既非反殖民主义者亦非殖民主义者,她是具有辩证思维、追求对立统一理想境界的人道主义者! 她认为,作家应该是“灵魂工程师”,是促进社会“变革的工具”。她在接受弗里克对她的采访和接受译者本人对她采访时指出,她把每一本书都看作一个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决定了她采用何种艺术形式。她也确实不拘泥于传统现实主义手法,而是敢于大胆地进行各种形式技巧实验。难怪乎一些西方评论家把她划归后现代小说家群体。

莱辛是位多产作家,她总是不断有所开拓、有所创新,读者们无从预料她下一部作品可能是什么模样。她视野极其开阔,20 世纪许多重要问题,诸如种族矛盾、两性关系、美苏争霸、原子战争、环境污染、科学危机、青年暴力、老人权利等等,她都无不尽收眼底,编织到自己作品中去。她的小说被译成各国文字,具有广泛国际影响。1954 年,《故事 5 篇》获毛姆短篇小说奖;1976 年,《金色笔记》获法国普立克斯·麦迪西奖;1982 年,她荣获澳大利亚国家文学奖和德国汉堡文学与莎士比亚奖;1985 年,她获得 W·H·史密斯文学奖;1988 年,她获得意大利蒙塔罗奖。此外,她还曾三次获“布克奖”提名,并且连续多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1989 年,译者担任英国学术院客座教授时,除了采访莱辛之外,还曾分别采访了著名小说家艾丽斯·默多克、玛格雷特·德拉布尔、大卫·洛奇、唐·耶各布森和著名学者弗兰克·克莫德、伯纳德·勃岗齐、特利·伊格尔顿、斯笃华绥等,尽

管各人观点不同,对于多丽丝·莱辛,他们莫不交口赞誉。毫无疑问,莱辛这位人道主义者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不亚于她所推崇的 19 世纪大师们,她不愧是 20 世纪经典作家之一。

1999 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老人年”,它的主题是营造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我们在 1999 年把莱辛此书的中译本奉献给读者们,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上海已经率先进入老龄社会,中国亦将在下世纪初进入老龄社会。让我们大家不要忘记,老年人不但有物质需求,还有精神需求、感情需求,他们也盼望“共享”爱与被爱的基本权利。

瞿世镜

上海社会科学院

英国文学研究中心

1999. 1. 9